忠穆集

一

忠穆集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集部

別集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提要

忠穆集八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忠穆集八卷宋呂頤浩撰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徽宗時歷官至河北都轉運使高宗南渡起知揚州兩入政府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少傅醴泉觀使致仕卒贈太師秦國公謚忠穆事

蹟具宋史本傳順浩集凡十五卷見於陳振
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者並同舊本久佚
惟今永樂大典頗散見其遺篇裒而輯之尚
得文一百三十七首詩詞五十八首今重為
排輯勒成八卷順浩在相位時頗肆自用力
排李綱李光諸人創立月椿錢貽東南患深
為公論所不與然宣和伐燕之役順浩隨轉
輪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請議長久之策一

時稱其切直至建炎中苗傅劉正彦為逆頤浩與張浚倡議勤王卒平内難又少長西北兩邉於軍旅頗為嫻習其應詔上戰守諸策載於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者大約皆謂和議之必不可成而勸高宗為乘機進取之計凡分兵策應機宜籌畫頗備雖都督江淮迄未建恢復之績不能盡酬其所言然較張浚之迂誕寡謀娟嫉悞國富平諸役流毒蒼生

者則固有間矣集中上時政一書乃作於靖康初年能預決金兵之必來諄諄以遷避為說亦復具有先見而本傳獨未及此事是亦足以補史闕也書錄解題又稱集後三卷皆燕魏禊記盖顒浩在河北時所作今祇存二十九條於古蹟頗有典据又其集在孝宗時嘗付兩浙漕司鏤板詳見其子擂所作謝表中今與顒浩配饗省劄一通並付於末以備

稽核馬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忠穆集卷一

宋 呂頤浩 撰

奏議

上邊事備禦十策

臣准吏部降到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乞大臣庶官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奏臣竊見日者大臣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illegible]天下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

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敵人情偽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算三曰料彼己四曰選將材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彊弩七

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謹條具如後

收民心

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强而終為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彊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己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

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封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敵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己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户避兵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

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
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糧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
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兵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曾
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外國不善攻城
惟金人剽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
大兵縱横之後鄉村有力人戸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産
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
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

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兵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為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韋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牧民心者此也

定廟算

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

致聖慮焦勞大詢羣策迺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彊弱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願鑾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必為之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苻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堅忍果悍恃彊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為彊彼之彊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氏謂其彊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

詔大臣議定廟算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申
敕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彊弩料彼已明斥堠以蹊夾
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蔚宗論光武之略以為淮
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
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
跌臣願定廟算者此也

料彼已

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已知彼而不知已必敗知已而

不知彼亦敗自金人入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己亦未嘗講究彼己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衂如今日之甚者蓋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絶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

阻險用奇可以掩擊為將者不可不知也金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原注山西州軍及燕薊諸處契丹有國時擇美水草之地數千頃禁人畊鑿留以養馬謂之馬入澱）入澱之後馬不喂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澱之際敵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畧曰以一月之糧輿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契丹以酷熱不

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
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之不利
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步兵
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平原曠野車騎之地
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
知已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顧詔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
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謂知彼知已者此也

選將材

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彊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彊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哉今彊敵在境天
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
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
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
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蔚宗有言曰事苦則
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
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
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歉然不滿之意

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饑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明斥堠

臣契勘金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强壯有材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

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曰馳二百
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金人南來須揀
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為二十隊給弓箭手
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
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
與飲食草料蓋敵騎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
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
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

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彊冦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敵騎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令治舟楫絞簰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訓彊弩

臣甞考近年以來金人入境我師遇之不暇成列輒奔

潰敗走者以平原曠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金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為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邊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彊弩今欲禦騎兵捨彊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此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谿子少府時力距

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胷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年環慶路築大呰泉种師中將前軍先帥比精者（原注號磨貳比精一時雄傑之首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彊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吾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帥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覇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

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
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敵騎少卻我
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為第十五將可
召而問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為將者不知彊弩
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為軍千人
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彊弩並發人人
只發兩箭則敵人必卻敵人既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
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

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能射神臂弓者不過三四百人無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彊弩者此也

分器甲

臣嘗觀金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金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原注

謂如兩丁點一丁之類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或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嘆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

不適用良可哀也又北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原注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弃心則無披膊之類是也非特此也金人軍行有車乘牛畜原注多係三五十人共一車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令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備水戰

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金人志在刼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敵而上流州軍自荆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為之

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荆州引兵寇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鬬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

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今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鶻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省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控浮橋

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内侍梁方平雖領精鋭人兵在黄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敵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金人既

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
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窺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
權暫解拆其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却
以舟船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
油准備緩急焚爇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
謂控浮橋者此也

審形勢

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

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歳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金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敵騎亦須過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徇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備

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
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
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
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
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
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
屯壽春府花壓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入邊以來
我師遏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邊塵所向大將膽

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若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則有陣圖可考昔漢高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羽甚心惡之且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顔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

兵平原曠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竢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

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
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
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宗
奮獨見之明引兵趨洛陽陣於賊間不憂世充襲其後
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於兩賊間而夾淮之戰
在吾境内有糧草有地利我為主彼為客諸將尚躊躇
而不敢進國之爪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
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

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休軍潞州斬樊徽
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
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趨淮甸
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
形勢者此也

忠穆集卷二

宋 呂頤浩 撰

奏議

上邊事善後十策

臣今月十七日准入内内侍省遞到金字牌降付臣詔書一道臣已望闕祗受外臣仰惟陛下聖德日躋睿謨
天縱方逆臣作亂唱導敵人侵陵淮甸之初奮發獨斷
親御六飛巡幸近邊號令諸將上下用命屢奏奇功遂

使彊敵退兵生靈按堵凡所謂善後之策固不能逃於
聖筭矣尚且發德音下明詔俯詢舊弼問以方略仰見
陛下盛德謙冲將屈羣策以圖中興之大業也臣雖老
且病然荷陛下非常之眷懷天地莫報之恩輙以所見
析為十事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
略具在十事内雖智識蹇淺無所取材然臣生長西北
兩邊出入行陣踰二紀耳聞目見粗為習熟謹繕寫進
呈所兾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冒瀆天聰臣無任兢惶戰

懼激切之至

論用兵之策

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官歳久目覩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歳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契丹主天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己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阸以救生民之命而敵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迨四年矣歳歳舉兵侵掠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

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金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間必傳箭於國中

原注金人五月間傳箭于國中令鄉民備戰八月點集

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吾賦歛終至財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况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為

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原注乘時一事開具在後）此用兵之利也

論彼此形勢

臣契勘金人本契丹附庸之國契丹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内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原注女真於宣和四年方建國號大金）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原勢愈肆横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

國相尼瑪哈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固新貝勒蕭三太師高慶裔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斡喇布扎木伊都洛索貝勒達賚三子四太子達賚郎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原注天會三年金人方盛大彼之勢可謂強矣然尼瑪哈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原注臣於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金次年二月得歸朝廷在敵中時其衆每夜嗟嘆皆云與契丹交兵十年不得歸今又向南去不

知何時到家鄉又其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強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斡喇布伊都扎木國王洛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牣于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原注臣竊料劉光世

韓世忠張俊楊沂中王𤫊下兵數約二十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人陛下聖性精于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邪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矣原注外域之兵自來以全裝衣甲禦敵中國甲士自來止有前後弇心副膊有皮笠子而無兜鍪故怯戰臣在河北嘗觀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庫排垜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裝今日皆不堪用祁溝之敗恐由軍器不全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金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金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其鋒諸將屢得勝捷至於吳

珎累次大捷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况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論舉兵之時

臣在河北陜西緣邊備見金人風俗每於逐年四月初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濼原注濼乃不耕之地美水草去處具地虛涼宜馬入濼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濼

飼以麥豆准備戰鬬又金人所長者在弧矢之利而暑
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外國犯邊未
嘗出於盛暑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
嘗獻言于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邊人
勁弓折膠童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
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嗚呼世稱
杜牧知兵善論事豈虛言哉臣於紹興二年十一月初
八日嘗備引杜牧之論具劄子陳奏次日進呈之際蒙

聖諭以為夏月舉兵乃周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金帥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矣然則和議豈可憑信在我之計豈可中已縱令今年秋末復為邊患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有不可失之時密與大臣決策定議陰敕大將速為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趍汴之計供餉之方掐懷之畧臣一一條陳于後伏望睿明深思熟計廣詢博

訪施行乞賜睿察

論分道進兵之策

臣本東北人自中原淪陷以來傳聞京西路殘破為甚京畿次之惟京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按堵如舊然若于劉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徯望之深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以收人心慰民望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

欲乞於即今所有戰兵數內差撥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原注其糧運開具在後篇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州為應援又別選大將一員統舟師二萬人由明州趁今年四月內便風泛海前去攻沂密至青濰州原注密州到濰州陸路一百六十里又一百二十里到青州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以張聲勢此兵不可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兵渡淮擣順昌府陳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

亦可下惟是申敕大將所至不得殺人不得刼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豫一切之政明出黄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為衆推伏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黄河以南必先為我有者盖謂是也乞賜睿察

論運糧供軍事

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趍沂密州兵二萬人每人日支米二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萬二千石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舡附帶前去到密州板橋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原注密州界鄉民不曾廢耕種米糧易得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糧也原注臣嘗任蔡河撥發自承楚州運糧至濠州城門下卸惟是自泗

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揀選淨米五萬石前期運至泗州准備諸軍附帶入界原注兼准備應副為聲援軍二萬人口食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敕大將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弔伐除糧食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刼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准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給與二

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計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合具奏知

論大兵進發日乙聖駕駐蹕鎮江府事

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截住金帥四太子人馬未得濟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金人又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仗雷霆之勢車駕所至自可以

聳動人心銷弭羣慝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原注臣罷左僕射告詞云下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衆議去歲秋末敵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將罔敢退縮斬獲既衆金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方彊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彊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卻之心親統諸軍巡行塞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舡入黄河順流而

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原注瓦橋關乃雄州高陽關乃河間府益津關乃霸州

歐陽修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强弱較彼我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乞暫時移蹕權駐鎮江訓飭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況陛下天資聖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乞賜睿察

論經理淮甸

臣契勘淮南東西路平原曠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原注今治壽春縣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乃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畢矣

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敕令講求羊祜治襄陽之故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產鹽地方尤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榷貨務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得一千四五百萬貫浙東西歲收七八百萬貫下戶部勘當便見昔年所收實數蓋通泰楚州產鹽浩瀚倍如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守臣乎或曰金人若近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武臣楚序等守

承楚泗州矣金人相近望風逃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備若小小寇盗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官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事體輕重而圖之綏懷之略應自此始此其要也乞賜睿察

論機會不可失

臣在陜西縁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兵接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人侵軼以來中國之兵未甞交鋒望塵奔潰者是豈金人真不可敵哉我之兵不

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舉而入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弊修軍政備器械又金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豈復能强梁横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九月直趨淮甸我師累捷金人頓兵百餘日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

之久侮嫚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敵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雖以其地析為三秦徙高祖於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天下況此舉必可以擒劉豫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

四海之事力而戶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原注臣是時任太府少卿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會計戶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退以來切料戶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原注臣嘗考每月支用十分中八分係五軍下費耗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可支吾豈不寒心哉況中原之人彊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死為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睿察

論舟楫之利

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未嘗不歎服錯之知兵也以今日論之金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取勝葢舟楫者非金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與

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國家興金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利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當訪詢臣自少壯時遍走兩浙京東河北及敵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可往去處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僞齊京東諸郡原注濰密登萊青州皆海道地分自來客旅載南貨至密州板橋鎮下卸河北諸郡原注濵滄州乃海道地分自來商旅販鹽行徑及敵中諸郡原注契丹營平州地分唐太宗伐高麗自營州登船昨趙良嗣馬政初使女真時徑由此道至女真國蘇州界出陸今當聚集福建等

路海船於明州岸下先補船主梢工一官原注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原注京東河北界邊海去處亦如浙東海岸邊有居民市井既齎一月糧食到京東界則所在皆有糧仍選差曾在京東界與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東界不肯臣劉豫之人在海山間聚衆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鋪兵士後來為兵官嘗屠戮金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

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下見管人兵之數逺
計崔邦弼下有兵約三千人王進下約二千人范温初
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中軍或汰往諸州軍充厢
軍若盡行刻劄歸范温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
於諸軍中補足二萬人之數遣行所至去處遇偽齊海
船可用者即留之其不可用者即焚之趁南風而去得
北風乃歸金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夫此行在我
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乞

賜睿察

論并謀獨斷事

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晉武帝欲伐吳羣臣以謂未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合一舉而擒吳元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方金人退兵之際首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

相臣料諸臣者或以謂當用兵或以謂不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謂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謂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人人所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今日之勢孰利孰害孰緩孰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之久出入將相踰五年平日嘗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陝敵兵紹興三年春臣已定計北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遇

播致堯高公繪自尼瑪哈處奉使回恐害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敵情反復近尤難測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陛下屈己極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為之備秋冬間若本國別無牽制必舉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暫時之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叅訂禁從博訪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畝間妄陳所見不中

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乞賜睿察

貼黃

臣契勘自金人構難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説膠擾曾無一定之論伏覩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差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璹張邵輩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相繼入國竊料金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

從之請姑欲欵我爾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請十年略無顯效勘量和議可成或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大舉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衷愚之言或可備收採謹具奏知

又貼黃

臣恐今日士論或以謂金人纔退我國家事力未全財用未充未能大舉臣曰不然若吝惜用兵之費則秋冬間敵騎必再來所費愈不貲矣況此舉乃因糧之策無

大費哉今將兵閑坐縻費錢糧與舉兵北去所費均也

但少有飛輓之勞爾謹具奏知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鄭啟緒
謄録貢生臣王 轂